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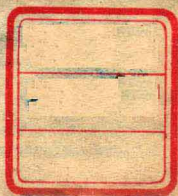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強盜的法律

六之物讀衆群



版出社地陣育教區邊冀

月一年六四九一

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一 月

定 價

圓

羣衆讀物之六
日本強盜法律
編者 亢 凌

編輯

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編審委員會

出版

晉察冀邊區教育陣地社

發行

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

印刷者

新 察 哈 爾 報 社

通訊處

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教育處轉

歡迎投稿 歡迎批評

日本強盜的法律

凌亢

當八路軍解放宣化城的時候，從敵人監獄裡釋放出來許多中國難胞，他們都是觸犯了日本人和漢奸的法律，被日本人關起來的。裡面什麼人都有，他們都忍受過日本人的殘酷刑罰：灌凉水、壓槓子、石頭壓、火燙、電氣燙、冬天臥冰地還被澆冷水，夏天燒火爐烤肉，在剃刀威逼下，每天還熬着十一小時到十二小時的苦工，這些殘酷的刑法，是人世間想也想不到的。有許多就這樣死在監獄裡了；活着的，他仍天天帶着腳鍊手鐐，守着鐵窗，盼有一天祖國軍隊會來解救他們。

這一天，現在終於到來了，八路軍進城那一天，他們便獲得了自由。啊！你看，他們是多麼的高興啊！許多人，簡直感動得眼淚也流下來了，不知道說什麼感激的話好。一些人直接要求參加八路軍工作；有不少的人，因為長期禁閉在監牢裡，又受敵人的嚴刑拷打，身體非常虛了，八路軍就請醫生給他們療治，把他們編到難友隊裡，吃好的，穿暖的，等身體養好了，那時，他們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，其中也有不少要求回家去的，八路軍和民主政府就發給他們經費，把路上的一切情況告訴他們，並祝他們一路平安。

這許多難胞裡邊，有一個名字叫做許芽子的青年，看樣子不過二十五歲，綏遠省薩縣人。八年前跟着他父親來宣化做工，事變以後，敵人佔了宣化城，就不許回家去了，父子兩個都在宣化做小工（日本人叫做「苦力」）。但到了第四個年頭上，他父親因為有一天上工遲了一點，被一個督工的漢奸（苦力頭）打死了，他年輕，當時氣憤不過，打落了那狗漢奸一顆金牙齒，這一下，日本人不饒恕他了，把他捉將牢裡去，判了八年徒刑，現在已經坐滿四年了。這一次被八路軍解放出來，問他：

「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」

「蒙八路軍的恩典，我打算回家去看看！」這位青年難胞說，他雖然坐了四年監獄，看樣子還不算太衰弱，原來大概身體是很精壯的，「我已經有八年沒有回家去了，家裡還有一個老母和一個年幼的妹子……」

「那好！」八路軍的辦事人員說，「這也是應該的，這裏是你路上化的盤費，看够不夠？」這位青年接錢在手，他的手發抖了，他激動得不知道說什麼話好。半晌才喃喃的說：

「我……我見了青天！我將來……」

「沒有關係，將來替國家出力吧！」大家都勸慰他。

他的眼淚簌簌的流下來，他捨不得和這些同志四年來共患難的夥伴們告別。尤其給

不得離開這些解救他的性命的恩人，八路軍的和藹的戰士們，他想着他也是一條漢子。但他更想着他那離開了八年的母親，他急於想回家去看看。

「路上小心點，最好結個伴。」那些和藹的戰士和難友們這樣囑咐他，當他離開的時候。

於是就再也沒有說什麼了，這位青年就和他四年來共患難的伙伴們告別，動身回家了。

二

薩縣離宣化足足有幾百里地，步行去，至少總得走半個來月，因為那時候到集寧的火車已經停開了，他祇好步行前去，出發的時候聽得人們說：豐鎮集寧已叫八路軍解放了，他歸心如箭，顧不得再打聽什麼，就放心的向前趕路，因為身體終究虛弱，一天最多祇能走五十里路。一路上，所經過的都是一些山崗起伏的草地，和破破爛爛的村落，村落大都是懸坡靠灘，遠望去整整齊齊，牆壁排列，但是進村一看，却都是倒塌的屋頂，破壞的土牆，沒有一家可供住宿的完整房子，居民們很稀少，土地大量荒蕪着，真是一片淒涼景象。

他因為要抄近路，離開了鐵道走，大約走了足足有半個多月光景，好容易離開集寧城不遠了，於是他的心突然跳了起來，因為八年前，他和他父親曾經到過這裡，還在這

城裡一家旅館內住宿過，那時候他不過是十六、七的小孩子，可是一切他似乎記得很清楚，過了這城，不是就離自己的家鄉不遠了？於是他什麼都想了起來：他們住的那個小鎮子，鎮子前面那個放牛的小山坡，年幼的時候，祇要一天不見它，便會引起鄉愁的，他住家的那個破院子，那些四周圍的親戚鄰居，他們的臉孔還都好像一個個能夠記得起來……自然，最使他想得親切，要算是自己的母親。八年前爲了謀生，跟着父親離鄉背井，上外省外縣去，從此再沒有見過母親的面。頭幾年還能寫信回家去，到了第三年頭上，忽然橫遭了那麼一場變故，父親死在異鄉，自己又坐了監獄，從此就再也沒有通過音息，也沒有寄錢回家去了。這一回，蒙八路軍的恩典，使自己得到脫險安全還鄉，她老人家見了該是多麼的高興啊！雖然，想起來，還有一種事情使他很不安心：就是這一回他不能將自己父親的骸骨運回故鄉去，可是，這也難怪，他知道父親的骸骨在那裡呢？他到那裏去找尋自己父親的骸骨呢？八年來，有多少中國人暴屍在異鄉，使活着的人再也找不見自己親屬的骸骨呀！算了吧！他咬一咬牙齒想，這就怪誰呢？好在自己這次是虎口餘生，憑着自己的孝心，回家去總算還有奉養母親的日子。也許將來的日子會好起來的。這樣想着，他的脚步也好像剛卸了鍊鐵似的輕快起來了。

一路上，他也聽到一種風聲說什麼「西軍」（註）跟在日本人鐵甲車後面，佔了集寧城了。可是他顧不得仔細打問，西軍也好，東軍也好，反正現在已是中國人的天下了。

，日本人不是已經全部投降了麼？

一天早晨，他望見集寧城的起伏的城牆了，他高興得什麼似的，兩步併作一步，太陽剛昇上來的時候他進城去，看見城門口一排——總足有一排人，他沒有細數——站崗的兵，他的心變得更安定了，那不明明是中國的軍隊麼？他們不都穿着中國軍隊的灰制服麼？他們圓頂帽上的帽花……當他走進去的時候，這羣兵正在專心搜查一夥商販的行李，對於他這個光身漢子似乎並不在意，連問也沒有問一句，就讓他進去了。

三

這位青年，於是來到了八年前和他父親一同到過的城市街道上，抬頭一看，却覺得什麼也認不出來了，無論街道、房屋……這個城市好像已經變了樣子了，但這些他也並不在意，因為這時候，他的心頭充滿了喜悅。他筆直的向一條街道走去，太陽照在他的頭上，閃着一顆顆虛弱的汗珠，他摸着身邊的口袋，在一個蹲着一個小孩子的燒餅舖前停下來。

他想吃點東西了，早晨爲了趕路，沒有吃一點東西，身體終究還是虛弱的，他的肚子已經叫喚得不行了。

他正伸手掏着口袋，一邊向那小孩子問價錢。這時，一種尖銳而悲慘的聲音，突然響了起來，好像是放着防空警報，他在城市住了這幾年，已漸漸練着一種爲城市人們所

特有的防空的警覺性，想急走幾步，找一個可以隱蔽的地方躲躲，他剛剛開步，却猛不防被一把雪亮的刺刀尖抵住自己的胸膛了，同時，一種聽慣了的粗暴的叱聲響起來了：

「不許動！」

他急忙收回脚步，奉命停止在原來那個位置上，也是八年來在日本人統治下訓練得到的一種本能，他起初很厲害的吃了一驚，但當他順着祇在自己胸前的刺刀尖望過去，望見了一雙緊緊的捏着槍的手，望見了中國軍隊的灰制服，又望見了圓頂帽上那顆青天白日的帽花——雖然那兇惡的臉相使他害怕——他開始稍稍有點安心下來。不是日本人，這一點已經確定無疑了，難道飛機已經到了頭上了麼？他想。

他正要開口問，眼前的刺刀尖突然向上一挑，他的腦袋往後一仰，底下小腿裸上早已着了一槍托了。

「什麼的幹活？解開你的衣服來搜搜！」

但因為打得那麼重，使這個青年往旁邊一踉蹌，整齊的擺着燒餅的木架子嘩啦一聲倒在地上了，那個守着的小孩子吃驚的哭叫起來。這個青年覺得很抱歉，他竟來不及聽清下面那一句吩咐他的話，想俯下身去幫助那小孩子收拾撒了一地的燒餅，當他剛要俯下身去時，却突然覺得自己的身子懸空了，因為他的衣領已經被抓住了，身子失了重心，那抓住衣領的手又趁勢向後一送，他再也站不住，仰面一交跌倒在地上了。

連驚訝也來不及，皮鞋腳和槍托，便沒頭沒腦的從上面蓋下來，一陣子過去了，他這才慢慢的習慣成自然似的爬了起來，黏了一身壓碎的燒餅屑。

「媽的，看你也不是好東西。」這個圓頂鴨舌帽，上綴青天白日帽花的士兵罵道：「拿出你的良民證來老子瞧！」

剛從地上爬起身來的這位可憐的青年，聽了這句話，突然慌張起來了。爲什麼他剛才受了那麼一頓突然的沒頭沒腦的毆打，樣子還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現在聽了這一句話，却突然慌張起來了呢？這道理也不難明白，因爲八年來，在日本人統治下，那種沒頭腦的「突然」，實在太平常了，他的父親不就是「突然」被打死，他自己又不就是「突然」被抓到監獄裡去的麼？這有什麼奇怪呢？可是現在，「良民證」三個字却把他証住了，他嚇得惶惶搖搖？

「良民證」，這不是日本人的東西麼？「拿出良民證來！」這不是日本人的口氣麼？那有這回事。他不是在做夢麼？可是他再定神看時，面前站的又明明是中國兵，可是這位中國兵却在向他要日本人的「良民證」。他的那張日本人發給的「良民證」，早已在四年前進監牢時，叫日本人收回去了。這忽兒他那裡交得出「良民證」呢？

大家可以猜想得到，這位青年難胞又遭到怎樣一種災難。他因爲交不出「良民證」當天就被那些穿着「國軍」制服的士兵，趕到另一個地方去了——說是「趕」，因爲這

次在街上和他一樣被弄去的有一大羣，那些少數的穿着「國軍」制服的士兵，不夠一個押一個，只好用刺刀把他們一齊趕着。這位青年，不過是這一大群裏的一個。

四

現在，我們也必須跟着他們去看着了，看那批穿着「國軍」制服的士兵把他們趕到什麼樣的一個地方去？他們又都是些什麼樣的人？

但是，千萬請小心一些，這地方是這樣的黑，和日本人的監牢一樣的黑，一不小心就要碾碎你的膽囊的，你也必須捏着鼻子，祇能用嘴稍微呼吸點空氣，因為這地方是這樣的血腥，使你一聞着馬上就要惡心、嘔吐，你的耳朵裏還會聽見各種各樣的聲音：悲嘆的、悲訴的、哭泣的、號呼的，這地方，就是「國軍」替我們老百姓安排下的處所呀！一共分十個號子，每個號子都擠了滿滿的人，男女老少，各式各樣，什麼人都有，現在我們隨便看去，就可以隨便介紹幾個，讓大家認識認識：

這位是：河北人李貴福老漢，賣布的，這回從後山趕回兩條牛，路過集家，因為沒有「良民證」，被加上一「八路軍探子」的罪名，扣在這裏，他的兩條牛，被所謂「國軍」的三十二師司令部殺掉吃了！

這兩位：是一個叫高海毛，一個叫戎老五，都是榆林村人，八路軍來時把日本人屯集在陶卜齊的糧食散發給這村的老百姓，「國軍」來了却向老百姓追回這些糧食，讓戶

搜查，高海毛因爲退不出，被捆起吊打，戒老五也被打得頭破血流，現在這二個人關在一個號子裏。

靠着號子門口站着的那個小孩子，叫做王三小，是三道營村的一個放羊工人，因爲他的羊鞭上繫了幾根鐵絲，被「國軍」看見了，說他破壞電綫，又說即使沒有破壞過電綫，放羊的天天在山上，一定會和八路軍碰在一起，也就不是好人了，就抓了起來，關到這裏，這個小孩子天天站在號子門口，彷彿一開號子就想第一個出去似的，但他關在這裏已經有五十多天了。

這一位抱着一個娃娃，哭喪着臉孔的男人，是集寧大莊上的賈三喜，他因爲老婆被「國軍」曹凱部拉到黃洋灘輪姦去了，整整五天五晚，沒有回家，賈抱着週歲的女娃去喂奶，被抓了起來，這娃娃關到這裏，那娃娃現在不哭了，因爲已哭得沒有聲音，快死了。現在是這位做父親的男人在哭着。

那邊的一位，大家也許都認識，他是抗日退伍軍人弓千金，是一位英雄，當八路軍解放陶卜齊車站時，他領導東千只胡同村的老百姓，跟溜官害民的偽村長郭德和開展清算鬥爭，在羣衆壓力下，郭德和退出貪污民財十萬元，但是「國軍」到來以後，黑暗反動勢力又復甦了，郭德和不但不拿出賠款，更向「國軍」告發了弓千金和羣衆中的積極份子，駐陶卜齊車站的「國軍」王有功部把弓千金抓去，問了「通八路」的罪，帶到集

事來，關到這裏。

夠了！不必往下介紹了，多得很呢！在十個號子裡，反正就是這麼一些人，我們現在去找着那個可憐的薩縣青年吧。他在那裡呢？是的，他在最末一號了。他就這裡了，你看！半天不見，他就愁成這個樣子了。這些「國軍」會對他怎麼樣呢？他們會讓他回家去麼？他是怎樣的想念着他的母親啊！就在最不幸的時候，他也這樣想着：這裏已經離開他的家鄉不遠了，蒙八路軍的恩典，他馬上就可以回家去見到八年不見的自己的母親了，那時他該是多麼的愉快……因此，他在這裡，是一個最多沉思的人，總之帶着一付迷糊的神氣，直到他被捉到公堂上去的時候，還是這麼一付神氣。

五

這一次的審問，是要判決他的案件了，這事情在他來說，也實在是簡單得很，問他的，同樣是一個穿着中國軍隊的制服，戴着圓頂鴨舌帽，上綴青天白日帽花的——什麼呢？這總不是士兵了，而是一個軍官，或者叫做軍法官，隨便吧！總之，是一個中國人，說話的聲音也像中國人，雖然粗一點，像牛吼，但一開口沒有罵「八格鴉鹿」，罵的是這樣一種腔調：

「看你那灰溜溜像！也不是正氣東西，怎能！你不說實話，就宰死你！」一聽就是山西口音。

山西是中國地界，和綏遠還是鄰省，於是這個青年越發認定這是個中國人了。同是中國人，有什麼不好說話的呢？於是他毫不懷疑，完完全全，一五一十，都把事情告訴了，最後說：

「蒙八路軍的恩典，求老爺放我回家去吧！」

「胡說八道！你明明是八路軍的探子……」這位老爺嘆。

「不是，我是一個犯人，」這青年重覆的說，「我因為觸犯了日本人的法律，判了八年牢，坐滿四年了，這次蒙八路軍的恩典……」

但他的話未完，老爺的話就接上來了。

「不打你也不招，給我打！」

於是這位青年被拖下去，狠狠的打了一頓，他躺在地上，連哼也沒有哼一聲。八年來，這種苦頭在他是家常便飯了，被打的時候，他還是迷迷糊糊的想：忍着吧！我馬上就可以見到八年不見的母親了……

他被打得暈厥了幾次，後來又慢慢的甦醒過來，他的腦筋始終沒有把這個念頭放棄：我活着，我馬上就可以……因此，當牛吼似的聲音再一次叱問他：

「說，到底是幹什麼的？」

他連話也沒有聽清楚。

「我要替國家出力！」他還是迷迷糊糊的說。

看樣子是不能有所收穫！這樣的東西再榨也榨不出油水來的。於是他被一個牛吼似的沉重的聲音所判決了。

「拉下去！叫他坐滿八年牢再說，還差四年，這是一個逃犯！」

可是這一下，猶如一個錘子錘了一下似的，這位青年突然跳起來了。彷彿搶奪一件生命還要貴重的東西，他大聲的抗議道：

「可是！這是日本人的法律嗎！你們為什麼保證日本人的法律？你們這些老爺——不，官土匪們！……」

「敲他的嘴巴！」

這位青年還想叫喊，可是他被遠遠的敲着嘴巴，叫喊的聲音變得非常破碎了。

「你們……這些……二……日本……」

「拉下去！」

他掙扎着。第一次這樣掙扎着；那麼兇猛，那麼絕望，但終於被拉下去了，而且被投進那和日本人監獄一樣黑暗血腥的地方去。

六

也許有人這樣想：這真是個悲慘的結局呀！大概我們總要在四年以後才能再見他了。

罷！

可是，我告訴大家：事情的結局，並不是那樣的，事實上，我們在一個多月不到二個月之後，就又再見他了。

原來，在一個多月不到二個月之後，我們的英勇八路軍又解放集寧城了，那些兩個月前跟在日本人鐵甲車後面進城的「西軍」一部份逃走，一部份遭到滅滅的命運了。這一來，自然，那位想回家去看他母親的薩縣青年，連同上面我們介紹過的那幾位難友，都重新和我們見面了。

雖然相別兩個月，可是這次重見是多麼高興呀！王三小果然第一個從號子裏衝出來，歡迎我們：「賈三喜兩手空空淚流滿面的和我們相見，因為他的孩子和老婆都已經死了。但他還是咬牙切齒的高興；弓千金高海毛和戎老五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：『這一回叫那些狗們再來向我們要糧食。』賈布老李貴福丟了兩條牛，可是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』他也高高興興的回家去了。至於那位薩縣青年呢？——請大家不要忘記，他的名字叫做許芽子——是的！這回他的臉色比二個月前更難看了，身體更衰弱了，好像害了二個月的大病，這回他被八路軍解放出來的時候，一聲不響，他的嘴唇堅毅地緊閉着，也不說什麼感謝的話，祇用眼睛向你打量着，當八路軍的工作人員問他：

「許芽子，這回你打算怎麼辦呢？要回家去看看你的母親麼？」

他那下顎骨使勁扯了一下，「不，我不回去，我要參加八路軍。」他的聲音是那樣深沉，帶自信，而又毫不含糊，使八路軍的工作人員也爲之吃驚了。

「我回家去幹什麼呢？」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「當這些官土匪們還作踐老百姓的時候，回家也是死路一條啊……我要替父親報仇，替被殺的一切中國人報仇……」

他說得那麼低聲，好像自己在那裏囁咐，而且好像有點不好意思讓人家聽到似的。可是，他的聲音是那麼清晰，使每個人都聽清楚了——不，簡直是全中國的人都聽清楚了。

不用說：這位薩縣青年被允許參加八路軍了，他被編入那一營那一連，摸不清楚。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？在八路軍裏面，像這樣的新戰士知道有多少呀！他不過是千萬個中的一個罷了。

